

- 青橄榄文丛
- 当代中青年作家散文随笔自选集

世故的肥皂泡追逐者
生死略论
蝇头小利



这世界真是变得越来越奇怪，
也越来越难懂了

赵健雄 著

乱话三千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青橄榄文丛
- 当代中青年作家散文随笔自选集

乱话三千

赵健雄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镇

装帧设计:李士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话三千/赵健雄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2 (1997.6 重印)

(青橄榄文丛·当代中青年作家散文随笔自选集)

ISBN 7-5078-1399-1

I. 乱…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4241 号

青橄榄文丛

当代中青年作家散文随笔自选集

乱 话 三 千

赵健雄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久恒文化科技公司激光照排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7.875 印张 172 千字

1997 年 2 月 第 1 版 1997 年 6 月 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册

ISBN 7-5078-1399-1 I · 88 定价 12.00 元

序

为“青橄榄文丛”作

邵燕祥

写诗的人，叫诗人，那写散文的就叫文人？不行。文人所指更宽泛，文人“含”写散文的人，可不限于写散文的人。

写散文的人，不如索性叫散人。散人，也许还“含”文人以外的人，不过在此刻的语境里，多数属于文人圈。

但做散人亦大不易。

如要查辞书，散木是不成材的树木，散人则是“不成材的人”，涉及人的出处用藏，太严重了。我说散人，犹如说“散兵游勇”，指的是一个一个单个的人，各有各的脾气秉性，执笔为文，各有各的行文风格，不相统属，不事仿效，不肯雷同，不愿落入俗套，因此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代表不了谁。

就像这套丛书的作者，文章不同，各如其面，很难说读了其一便知其余。倘那样，就成为同型号大批量的产品，绝不是从中得见真性情的散文了。

其实又何独散文如此，任何文学和艺术作品不都是这样区

别于匠气之作的吗？

这几位作者中，多半曾是写诗的朋友，有的至今写诗不辍。在他们的散文随笔字里行间，依稀有当年诗笔的影子，然以诗笔写散文，那散文已是诗的延伸，自又别是一番境界。是不是都达到所谓“散人”之文的散文的境界，要请读者自行品评了。

散文随笔，一般说来宜短不宜长，为散文随笔丛书写序，这篇短文也已经足够。曾见有人批评某些序文是“捧场”文字，“广告”文字。我不想撇清，我作此序目的就在揄扬，就在遍告读者：我不是给贪官污吏捧场，不是给假冒伪劣商品作广告，真心地为我的几位年轻朋友哥儿们姐儿们的新书作一篇序，是我浅尝他们的“青橄榄”后，推荐给读者都来“含”“咀”一番，即使算不上极品“英”“华”，但多少留下些苦涩与回甘，也就证明我言之不谬了。

1996年10月25日

无人之境

鲍尔吉·原野

我喜欢的书，是那些没怎么读过书的人写的书。不矫情、没羁绊、把心里的话写出来就算了。这样的书像一个玻璃鱼缸或干脆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思想是游来游去的鱼，一目了然，因而生机四伏。话，在这样的书里像苹果悬在枝头。苹果不需要与叶子混了，叶子与树干也有区别，合乎自然之道。譬如《圣经》是这样的书，拉罗什福科的《箴言录》与高玉宝之《高玉宝》亦如此，有风清月白之美。我想了一下，这种书不是为写书而写的书，《高玉宝》与《圣经》有天壤之别，但同样质朴，作者显然没受过辞章繁文褥节之毒害，干脆说人家没读过书。

但人不读书总是摆脱不了愚汉的处境，好多人由于不读书还变成了混蛋，不读书而写书更是令人可怕的事情。书，一般是读书人读的，他们是在知识的传承建构之下接受每一本书的。所以说，不读书而写书显见不可能，可能也无法卒读。而我说的哪一种美，属文章境界，对现代人几近乎不可能。除非你有

阔大的境界和极强的代谢能力。万勿把所读之书变成脂肪储存在肚腩上，充作雍容。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我读赵健雄近年的文字，觉得他在文章领域如入无人之境。我几乎带着一种忧虑来看他的文字，题材俯仰俱是，篇幅长短不拘。有些短文像在烟盒或拍纸簿上写的。他的文章已经不屑起承转合之法，也没有色彩音韵之类。这近于挑战或破坏。他有的文字如同出于中学生手下，就其观察的新奇而言；有些如老僧散步时的独语，饱含天机，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天机。但赵近年的文字，倘若合起来看的话，已有阔大的境界，一颗返朴归真的赤子之心，一双洞若观火的眼睛，在随意之间老辣，于沉静之中天真，话语在正说逆说之时均成方圆。此时，赵健雄有点像随笔界的阿甘，一路矫健跑去，到哪里已经无所用心了。年初，我与他在九溪十八涧的山峰上饮酒作乐，谈及文章的风格、题材、长短、编辑及读者反映，赵健雄一律摇头，表示从未想过。此际，不是老赵写文章，而是文章写老赵了。他的文字冲淡天成，机锋却左冲右突，似乎无意但鞭辟入里。如同练了多年武功的人，走到哪里已经不须拎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也勿庸阔步与横眉。文章的一句一段甚至一篇，都没有摆什么姿式，合乎人道，蕴藉风流。

但赵健雄这种文章并不好写，更不宜学，因为一般人没有那种力透纸背的手眼。一般人又无法代谢自己读过的几本书，一提笔，别人的语气句式词汇意象都尽收眼底，只好假冒复制或裹足不前。有人甚至一辈子都写不出一行属于自己的文字。

因此羡慕赵健雄，身手轻健，只写自己的文字，即使乱话三千，也沉着痛快。

作者自白

有心写诗的那些岁月，我只出了两本集子，在《明天的雪》飘落许久之后，才有《最后的雨》淋下来，而其时我已金盆洗手了。

我编的《草原·北中国诗卷》要比自己写的作品有影响。

这几年，不经意间写写随笔，倒有《糊涂人生》、《天下零食》、《拾酒楼醉语》、《当代流行语》、《都有病》、《金匱问道》等七种小书面世了。这实在有点不公平。但自己如何向自己计较呢？

从塞上南归后，教过两年书，目下在编一种报纸的副刊，有余暇则说说乱话。

目 录

醉话醉说

世故的肥皂泡追逐者·····	(2)
半杯水·····	(4)
生死略论·····	(6)
蝇头小利·····	(8)
无聊 ·····	(10)
声色犬马 ·····	(12)
朋友疗养院 ·····	(14)
今天天气 ·····	(16)
骑车上班 ·····	(18)
天问 ·····	(20)
梦记 ·····	(22)
历史与错觉 ·····	(24)
丑角 ·····	(26)
小疾扰人 ·····	(28)
“嵌顿”杂感·····	(30)
“嵌顿”再感·····	(32)
雄心难老 ·····	(34)

除夕碎语	(36)
恍然若梦	(39)
普罗柯菲耶夫的下午	(41)
黑豹在午夜低吼	(43)
街景	(46)
得失	(48)
寄信	(50)
耻与勇	(52)
我的投资经验	(54)
语言的妙用	(56)
四十而不惑	(58)
再话香功	(60)
说钱	(62)
大雅大俗	(64)
管制	(66)
也说“身土不二”	(68)
后人类时代的鼠辈	(70)

实话实说

大排大	(73)
不会做生意	(75)
泥菩萨	(77)
为国货鸣不平	(79)
“大东亚”之类	(81)
老太太花生	(83)
无知还是无耻?	(85)
匪夷所思	(87)

文章误人	(89)
碰撞的启迪	(91)
“夕阳艺术”的未来	(93)
看“海瑞罢官”有感	(96)
发条与桔子的味道	(98)
旧房子	(100)
染衣裳	(102)
老虎灶	(104)
修牙刷	(106)
卖唱的	(108)
补碗匠	(110)
倒马桶	(112)
老人节有感	(114)
烈士暮年	(116)
我看女权	(118)
还女人以母性	(120)
偶思：关于家庭	(122)
重逢	(124)
痕迹	(126)
君子怀德	(128)
传统中的资源	(130)
骨伤	(132)
道德及其他	(134)
说消灭	(136)
痛苦	(138)
官德	(140)
洗碗	(142)

处置废物·····	(144)
免俗与自在·····	(146)
求学不易·····	(148)
新年这一天·····	(150)
这山与那山·····	(152)
大同与大不同·····	(154)
呼噜·····	(156)
精神背景·····	(158)

闲话闲说

过年·····	(161)
冬语·····	(163)
放风筝·····	(165)
倒春寒·····	(167)
天何言哉·····	(169)
无题·····	(171)
旅行·····	(173)
浪费·····	(175)
荡舟乱谈·····	(177)
雨中随想·····	(179)
秋日偶感·····	(181)
秋天的闲话·····	(183)
中秋醉语·····	(185)
天若有情·····	(187)
择路而行·····	(189)
说贺卡·····	(191)
新街与老街·····	(193)

旧手艺·····	(195)
煲电话粥·····	(197)
幸福与遗憾·····	(199)
家庭与人生·····	(201)
圣人的快乐·····	(203)
中年心情·····	(206)
也说自由·····	(208)
朋友·····	(210)
弄潮·····	(212)
过客·····	(214)
拾酒楼小记·····	(216)
人与动物·····	(218)
说狗·····	(220)
土蝻与草蝻·····	(222)
蝌蚪的故事·····	(224)
养鱼三记·····	(226)
鹦鹉·····	(230)
后记·····	(236)

醉话醉说

世故的肥皂泡追逐者

一个年轻朋友来信，说我“至少也应列入世故类”。彼此并没有见过面，他的印象，是从文字中得来的。我近年的文字，确老成居多，但有经验的读者是能品出另一种味道来的。这经验，因为年轻，便难有，于是我就只剩下世故了。这让我略感悲哀，觉得人与人之间，相通不易。“世故”倒并非贬词，但我实在是懂世故的。

这位朋友又诘问我，既然“早已修炼得满腹深沉”又为什么行事常常像在追逐肥皂泡？他说的“事”也不过有关“文”罢了，所谓文事，古人视之“经国大业”，其实只是肥皂泡。一，说话，无论如何庄严或痛苦，比之实际操作，总

显得轻巧，而文人之言，又大抵只是说说罢了。“行不得也”，乃叫唤，这令我想起不足道的鹧鸪。但就因为“只是说说罢了”，话便不妨说得漂亮一点，无力建筑地上的宫殿，反倒得一空中楼阁。二，即使“经国”，不也只是坚固一点的肥皂泡吗？就在自己有生之年，我们已经看到多少与“国”有关的宏业与梦想，轻易地就碎裂了呢？三，扩而大之，则世界也只是一种类似的存在，据大爆炸理论，宇宙便像逐渐“吹”出来的“泡”，并且最终得“崩塌”。虽然那过程，比人类的出现与完结要长久得多，凡人大可不去计虑的。但这就足以让我们对短暂的各种“泡”儿都怀着惊喜，不妨为它们的美丽陶醉，而不在乎其随后的结局。

难道不该这样生活吗？

舍此，人又能怎么样生活呢？

我很希望年轻的朋友能有另外的活法，这活法，是耽于“泡”中，决不去胡思乱想，抑或干脆拍碎所有泡泡呢？

加一点肥皂就美丽了，多么奇妙的世界啊！

半 杯 水

世上之人，从一个方面说可以分为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生活就像那个著名的例子中的半杯水，有人因为嫌其不满足而永在怨恨甚至愤怒中，另一些人则怀着感恩之情为自己已经领有而觉着宽慰和幸福。前一种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编出种种理想原是当作目标，好让未来更美妙一些，结果却几乎变成受虐。这样的“理想”是否还是不要更好？因为尽管它或许合于某种“理”，其实是无理的。人生一世，无非使自己与别人都活得好，倘若一种理论，只让人觉得不好，况且永无改善的希望与可能，还不是乌理论？

所以古人说：知足常乐，这是现实主义者